

父亲 南怀瑾

南怀瑾第三子
南一鹏 著

首部最完整翔实还原
南怀瑾一生的作品
大师之后，再无传奇

下



浙江人民出版社
ZHEJIANG PEOPLE'S PUBLISHING HOUSE

父亲
南怀瑾

父亲

南怀瑾



南怀瑾第三子

南一鹏 著

下



浙江人民出版社
ZHEJIANG PEOPLE'S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父亲南怀瑾 / 南一鹏著. — 杭州: 浙江人民出版社, 2015.9

ISBN 978-7-213-06885-0

I. ①父… II. ①南… III. ①南怀瑾(1918~2012) — 传记 IV. ①K825.46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210131号

书 名	父亲南怀瑾
作 者	南一鹏 著
出版发行	浙江人民出版社 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
责任编辑	洪 晓 潘玉凤 陈庆初 张炳剑
责任校对	朱志萍 姚建国 朱 妍 张谷年
封面设计	水玉银文化
电脑制作	书情文化
印 刷	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	710mm×1000mm 1/16
印 张	45
插 页	118
字 数	500千字
版 次	2015年9月第1版
印 次	2015年9月第1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213-06885-0
定 价	78.00元(全二册)

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,可联系调换。质量投诉电话:010-82069336

般若經
菩薩心法

南懷瑾

下篇（一九八一至二〇一二）

第四章

西出阳关啸东风（一九八一至一九八八）

在此之后，父亲又相继到台湾的“中国文化大学”、辅仁大学等高校担任国学教授，并经常受人邀请到各地讲学，影响力也随着学生数量的增加而水涨船高。父亲讲学范围很广，除儒、道、释三家学说，还曾为工程师学会讲过中国建筑之特色及庭园艺术等，也曾向一些青年企业家讲授中国的企业管理之道。尽管父亲常常自谦为“个人一得之见，不入学术预流”，然而，其对经典的解读自成一家，毫无矫揉造作的陈腐学究气，故而每次讲座，台下都是人山人海。其中以《论语》讲得最久，而在父亲的众多著作中，《论语别裁》也最为畅销，加之报纸文章、电视网络竞相传播，令这部著作广为流传，深入人心，许多学校都将其列为必读书目。这本书对社会人心及青年思想，都产生了深远而巨大的影响。

有位公立大学校长，为父亲所取得的瞩目成就所感，便联合一些文学界、教育界的有心人士，特地热心推荐父亲参加台湾省最高的学术奖项——中山学术著作奖的评选。令人匪夷所思的是，父亲获悉此事后，在真诚感谢了推荐他参选的诸公之爱戴后，反而想尽方法，托人将自己的作品从名单中抽出。他认为，整理传统文化，以配合新时代的要求，虽任重道远，却是每位学者所当为之事，他并不愿意接受此类荣誉。而且在父亲看来，传承文化

者一定要不慕荣利、耐得寂寞、甘于平淡，只有在这样不求闻达的操持中才能保持学人的自由思想和独立风骨，也只有这种“只问耕耘，不计收获”的人多了，中华传统文化方能代代相传、薪火永续。这种不问回报、不辞劳苦的精神，和“誓为传经死，不染名利生”的高风亮节，也正是当下最需要的学人品质吧。

一、铁肩担道正知见

社会对宗教文化多有误解，他不能不起而树立正确知见。

随着文化活动的开展，社会上对父亲的评价也多了起来，毁誉参半。对外界而言，他似乎是个谜一样的人物。有人说他精通各家拳法，武功高深莫测，甚至说他会降魔捉妖。佛教界的很多人则说他是“大魔王”，因为他并未严守修行人的戒律，结婚生子，又不吃素；而且，他虽个子不高，身材瘦小，却是颇有威严，骂起人来，眉毛一竖，眼睛一瞪，再加上厉声的呵斥，保证吓得你魂儿都飞了。说真的，对于父亲的行事风格，不要说一般人无以窥其堂奥，就连长期跟在父亲身边的学生，也少有人能知其所以然，不过大家都晓得父亲爱骂人。

“骂人”可以说是父亲的一大特色。只要你跟他学佛，就一定会挨骂，而且往往会觉得莫名其妙，不知所措，甚至会觉得自己往东走，不对，要挨骂；往西走，也不对，还要挨骂；如果你站在原地不动，呵，那便会被骂得更惨了。有时即使只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，稍有不慎也会惹来一顿痛骂。无论你自视有多高，在他面前，都会自惭形秽，变得谦虚谨慎起来。不过，父亲从不随便骂人，只骂那些在他看来有心性根气、真的有意愿进修的人，看不上眼的人他才不骂呢！

禅门宗风用言语接引已经落于下乘，然而学子的资质多数浑浊，难得其中有几个可教的人。许多想学禅的人，都自以为聪明，却不会明白这聪明

机巧只是工具，用了以后就要舍弃。所以临济一脉就有少数因受骂而起悟的禅师，这其中的奥妙，我无法在文字里解说。父亲与临济宗渊源深，有时也会施些手段接引，不过这些只是对台湾地区早期的学生使用，对后来的大学生们，还有美国、中国香港和内地的学子而言，只是听说过，并没有真正接触过。至于父亲在上课时的责难，已经算不得是什么接引了，而是直接的提醒了。

宋朝的慈明楚园禅师问道于汾阳善昭禅师的时候，在两年里，师父都不准他入室参学，而且是见一次就骂一次，指着鼻子大骂，用的还是粗俗言语，直骂得慈明头昏眼花，又不敢作声。直到有一天，慈明鼓起勇气向师父哭诉求道，汾阳禅师将他上下打量一番，脱口又是大骂，说慈明这样一个恶知识——也就是说慈明这么笨——还到他这儿来卖弄，说完还拿起禅杖要打。就在慈明吓得正想表白时，汾阳一手捂住其口，不让他说。就这样，慈明楚园禅师当下大悟，说：“是知临济道出常情。”慈明七年后归去，让汾阳感叹其道随慈明东去了。这样的了解才是值得挨骂的学子，单纯地挨得起骂，却不能够起悟，也不过像块石头罢了。这样一个例子和解说，或许有助于世人了解父亲的“骂人”吧。

不过也有学生懂得挨骂是道，把父亲责难他的话，裱写出来，挂在墙上，反而成为自己的宣传。这样的小聪明，却是在德行上不修正，以为初步的知道、了解就是道，误了自己，也误导了许多人，究其实际，还是五毒不除，在贪念里徘徊。现在在互联网上擅自使用我父亲名义的，把我父亲思想分割成片段写成文章的，都是这类无道装有道的人。这些人的存在，就是需要文化复兴运动的原因。

人活一辈子，却很少会自我反省。因为人人都觉得自己是好人，错误的源头都在别人那里。即使偶尔检讨一下自己的行事是否有不合理之处，也多半是因为与别人发生了冲突，或者没有办成某事。即使有这种会反省的人，数量也在少数，因为人多半都只会将过失推给别人，不会反省自己。

古之贤者，大多会自我反省。曾子说：“吾日三省吾身。”他每天都要

多次进行反省，不断反思自己是否有错。曾子是孔门极为有名的一位弟子，而且就是这个被人认为鲁钝的曾子传承了孔子的衣钵，写下四书之一的《大学》。现在看来，单单这种自我反省的智慧，便令我们这些普通人望尘莫及了。天主教将忏悔列为七大圣事之一，并设有忏悔室，供信徒定期忏悔自己的罪过，想必教徒中定会有人依教奉行。基督教则要求信徒在每日睡前祷告，其用意之一也是为了反省自己的所作所为是否合乎教义。其他的很多宗教所设立的规章，也要求人们进行自我反省，从而净化心灵。这种做法，对于不信教的世俗中人，也是值得鼓励与提倡的。

虽然许多人一辈子非常遵从这个反省的方法，但是在反省里却不认错，每每经过反省以后，就“清楚地”看到了所有其他人的错。所有的反省只是检讨别人的不对，这不叫反省。反省是要认错的，是要从自己的态度和方法上来检讨，不是去看别人的不对。要知道，所有其他人的不对，只是相对地反映出自己的错误作为，所以反省不是一件简单的事，也绝对不是一句口头禅。在宗教文化里，反省叫作“忏悔”，这就比较接近真实的意义。

中国的传统文化中虽然没有西方宗教典章那样严格的规定，但对“反求诸己”也极为看重。除了儒家注重自省外，道家也有一种自我修炼的方法，叫作“内视”，又称“内观”，对于修炼之人而言，既是对自我的内照反思，又是修道的高妙法门。近百年来，在西方发展迅速的心理学，也结合了这个法门，通过反观内照来进行深入的自我剖析，唤起人们的“醒”与“悟”，倒也颇具功效。佛法在这方面也不例外，典籍之中就记载了许多拜忏的活动，如拜梁皇忏、地藏忏、消灾延寿药师忏等，正所谓“往昔所造诸恶业，皆由无始贪嗔痴；从身语意之所生，一切我今皆忏悔”。记录这些拜忏的法本，也都是描写一些内在反省、自我检讨的法门。多数人在几十年的生命中，极少会进行这类的思考，所以这一法门不免流于形式，达不到“诸恶莫做，众善奉行”的效果。这些忏法，不但方外之人要修，即使是红尘中的普通人，也该如此训练吧！

父亲不仅骂别人，也骂自己。前面的篇章说过，有一次，父亲的学生在

讨论问题时说到某教授的论点，父亲对此颇不以为然，未及细想就张口说了一句不客气的评语，略有轻视的意思。他说完就去了洗手间。大家听了父亲的评论，虽觉有些激烈，却也并不在意。不想父亲回来就对大家说：“刚才我批评教授的话不应该，是我的错。我在洗手间已经忏悔了。”大家听父亲如此说，真有些不知所以然，心想：我们是你的学生，你就算是忏悔，也不必告诉我们啊。后来大家才偶然从宏忍法师那里知道，这叫作“发露”，指公开表达内心的所想，是学佛必须遵守的一个要点。对于忏悔也是如此，当你犯了错误，必须公开表达悔意才算是真忏悔，而不能只闷在自己心中。可见，父亲是个懂得“发露”的人。



父亲与杜忠誥先生的合影

然而，并非所有人都理解父亲的苦心，反而觉得他是学高自矜，惺惺作态。因此，谤随名高，外界的讥刺和诋毁也随之纷纷涌来——诸如狂禅啰、魔禅啰、傲慢啰、江湖啰，等等，真是热闹非凡。父亲对于外界这些谤言，统统了如指掌，却是毫不介怀。他笑道：“我半生岁月，都在毁谤中度过，早已习惯于此。佛说孔雀吞毒，益增神采。学道人只问自心，莫管毁誉，止！止！不须辩。”

在这样一个毁誉俱来、纷扰繁杂的境况下，父亲为何还要坚持阐道弘法呢？一个原因是：那个时代，台湾地区充斥着各式真假莫辨的宗教；假借宗教之名行骗的，更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，符合规矩的只占少数。因而社会对宗教文化多有误解，他不能不起而树立正确知见。所以父亲便毅然铁肩担道义，不辞辛劳，辗转传授佛法。但他绝非意在宣传佛教，自己也不愿加入任

何一种宗教，也从不鼓励任何人出家。父亲一再地说，他并没有学生，其实也就是不断地提醒大家，对任何人说的佛法都要用自己的智慧去辨别，不要把任何以他的名义说法的人都视为是对的。在父亲传播文化思想六十年的过程中，已经出现过不少学人，以行乱法，以口败佛。我在此再次提醒，希望大家能知父亲的苦口婆心。

父亲虽然不鼓励任何人出家，却曾经有人鼓励他出家。承天寺的得道高僧广钦，就曾力邀父亲出家为僧。广钦法师是一位极富传奇色彩的僧人，他早年在福建山中修行，无意间竟占住了老虎的洞穴。待到老虎回来后，看见一个和尚在自己的洞里盘腿打坐，还围着他转了一圈。当时广钦和尚已然入定，虽有虎在身旁，竟一动不动。或许是有感于他的虔诚与威仪，那只老虎竟然不声不响地离开，把洞穴让给这个和尚了。广钦和尚还是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修行者，每天只靠吃香蕉与喝水度日，且从不躺下来睡觉，唯靠打坐休息。

对于这样一位得道高僧的致意，父亲写了一首诗作为回答：

游承天寺答广钦老和尚劝出家话

昨从歌舞场中过，今向林泉僧寺行。

欲界禅天原不异，青山红粉总无情。

时难辜负缁衣约，世变频催白发生。

拄杖横挑风月去，由来出入一身轻。

可见，在父亲看来，无论是红尘歌舞，还是林泉僧寺、欲界禅天、青山红粉、出家在家，一切都只是表象的不同而已，为何要执着于毫无意义的表象呢？正如佛经所说，观音菩萨有三十二相。一个人如果真想要静心修行的话，三千大千世界何处不可为，何必拘泥于出家还是在家？

父亲虽然不出家，但他很支持出家人。出家人割舍掉亲缘剃度出家，为

的是学习佛法，以了生死。但由于种种原因，尤其是因为当今寺院中修习佛法的环境并不好，很多僧人出家后反而无法学习，只是表面上过着出家的生活而已。现在形势使然，父亲又恰好有这个能力，能够为这些努力的出家人上课，也是一桩好因缘。就像有些人虽不喜欢开车，但仍抢着开车，只是因为不放心别人的驾驶罢了。许多人做事，并非出于喜好，而是出于自己的责任感。

这种责任感也表现在父亲对禅宗的传承和弘扬上。禅宗这一门，一般学者较少涉及。为了使禅文化不致断层，父亲不能不重视禅学的传承，但这并不等于他鼓励所有人学佛学禅。

而且，父亲关心的从来不是单纯的“复兴传统”，而是从不同的高度去看这个问题。他说：“就算所有的人都学佛悟了道，又怎么样？”在他看来，“儒家开的是粮食店，道家开的是药店，佛家开的是百货公司”。对于一个国家来说，民以食为天，首先要老百姓能吃饱，其次是不害病，然后行有余力才能奢侈一点，开个百货公司。连饭都吃不上，还要去百货公司买东西，这能不完蛋吗？若是仅就这样的看法而言，幸亏悟道的人只是少数，不至于亡国，否则麻烦就大啦！

他半开玩笑地说：“唐宋时代，一流人才都去学佛学禅宗了，而现在的时代呢？

“一流的人才做生意。

“二流的人才研究科学。

“三流的人才搞政治。

“四流的人才从事文化。

“五流的人才去学中华文化。

“学中华文化也不成，才学佛。”

当然，这是很痛心的话。他常说，只有两种人可能学佛成功：一种是有大智慧的人，另一种是下愚而诚敬的人。有大智慧的人，能运用自己的悟性，来了解并掌握佛法的最高意境，灵活运用佛法，并且能于混沌的人世间，摸索到宇宙、人生中的关键点。而下愚诚敬的人，虽然才智不足，却能有坚强的毅

力，他们不似平常人般三心二意，而是认定一件事后便坚持不懈地去做，终会水滴石穿，获得成功。至于一般的人们，他们既无大智慧，也不能如诚敬之人般毅力坚定，他们可以算聪明伶俐，但是鼠目寸光，不能放眼未来，只是斤斤计较于当下的得失。因此，他们对日常生活中的小事少有吃亏的，但是在关乎人生大事的方面，则不会有太大的作为。于学佛之事，更是不可得的。如果有人表示，想要跟着父亲学佛、学禅宗，父亲必定会劝他说：“你学这个干什么呢？这是拿一生做实验的事，划不来；还是做个平常的人吧。”

他说：“真正想要学佛，第一步先把人做好，人格好了，才能谈学佛。”他总是鼓励那些想出家的人，先把人字写正，把社会建设好，这才是第一重要的事。

在台湾，许多大学都有佛学社，这些社团由对佛学感兴趣的同学们自行组织，定期集会，共同参研佛理禅学。父亲也曾应邀到这些社团讲演。在跟他们接触后，父亲常说，最看不惯有些佛学社的学生，见人就双手合十，平时动辄低眉垂目，满口佛话，一脸佛相，全身佛气，没有青年该有的天真活泼的样子。学佛首先要学做人，不可装出个惹人讨厌的模样。父亲曾写过一副对联，上联是：佛为心，道为骨，儒为表，大度看世界；下联是：技在手，能在身，思在脑，从容过生活。

对一个人来说，只有做了真人才能悟道。父亲一再说，要先读《论语别裁》，先做好一个人，儒家所教的种种举止进退、待人接物之法，都是做人的基本。这个无关乎学问，一字不识的人也会有这种修养。所以，判断一个人能否悟道，只要看一看他的言谈作风，就心里有数了。悟道的人，对于“财、色、名、食、睡”，自然就淡泊了，不会像普通人那样贪财好利，更不会赞自毁他，热衷名声。父亲不爱声名，他追求的是至道。因此，他不仅谦虚，而且渴望听到他人的批评，这样真理才愈益澄明。每次对公众讲演时，他都会说自己“一无是处，一无所成”。有一次，刘雨虹女士整理讲稿时，就忍不住对父亲说：“把这两句删掉好不好？你已说过很多次了。”父亲说：“不行，不能删！这就是我内心的想法。”

一个能够活明白的人，不仅淡泊名利，而且能够超越爱恨情仇、生老病死，从而达到通达洒脱之境。父亲曾有一个熟人，年岁也已甚长，有次住院，医院向其家属发出病危通知，但他想再见父亲一面。父亲立刻赶到医院，询问了病情，见他已经不行了，就对他说：“快点走吧！这个世界有什么可留恋的？提起正念，不要慌乱，从头顶上出去！”

能够出言劝病人赶快驾鹤西去的，怕也只有父亲了。当然，父亲只对那些年龄大，又患有不治之症的老友们才会这样说。毕竟人总是要死的，命数既已将尽，又何必那般苦苦忍受呢，不如早些摆脱身体的困锁，尽快超脱去吧。

但是有的人因为太留恋这个世界，或是舍不得儿女家庭，或是舍不得物质财富，虽已神魂俱破，却仍死守这副躯壳不肯离开，或因太执着身体而出离不了。所以，一个人平常就要知道舍，不要执着，临终之时才能不再留恋，才能快点走。

而对于那些寿数未尽之人，父亲则不会如此劝说。一九七〇年末，孙毓芹先生病愈出院后，对父亲说：“以后我再犯病的话，就不要送我去医院了，医院那个活罪难受。”父亲笑了笑说：“你还年轻嘛！”后来，孙毓芹先生的身体状况渐渐改善了，在琴艺界名望也越来越高，学生也越来越多，成为一代古琴大师，而那时父亲已远走美国了。

父亲有教无类，因此，这其中可能有一些并非善良之辈，外表披着善人的佛衣，肚子里却满是贪嗔痴怨，利用父亲求名求利，钻营取巧，口蜜腹剑，暗箭伤人。故此，父亲年老之后，也常感叹：“遇到的人，坏的占多数。”

在感叹之后，父亲又念叨“缘起缘灭，随他去吧”，“拄杖横挑风月去，由来出入一身轻”。这才是解脱自在的境界，也是禅宗的超越境界。世间若是没有这些恶世现象，那么反倒是真的难以修行了。

二、纵横百家通三教

父亲所讲，并不局限于中国历史上的诸子百家之言，更是涵盖了世界各家的理论，尤其是文、史、哲诸学科的不同学说。

父亲自创立东西精华协会和十方丛林书院后，学生数量日益增多，社会上对于父亲的学术成就也愈加关注。对父亲的学问，当然有许多赞美之词。唐树祥先生便曾公开称赞父亲的学问“博、大、精、深”。父亲曾经在家里客厅中，悬了一副对联：“上下五千年，纵横十万里；经纶三大教，出入百家言。”父亲创立东西精华协会后，就把这副对联挂到协会入口了。

以他对《易经》的研究为例，以前的学者，都说八卦乃伏羲氏所创；现代的学者，多认为卦象起源于结绳或龟卜。对此，父亲并不认同，他有独到的见地。他根据宗教哲学，以及现代的考古学、人类学等学科知识，经综合研究后认为，上个冰河时期之前，有一种如现代人类般具有高度智慧的生物统治这个世界，由于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的高度进步与发展，最后归纳了万事万物的原理，著成了这弥纶天地的《易经》。不幸的是，新的冰河时期来临，大地凝结成一个大雪球，前一冰河时期毁灭。也许有极少数的智慧生物进入冬眠状态，待大地复苏，这幸存的前期人类孑遗，便成了今日人类的始祖，进而使《易经》得以在今世流传。

父亲熟读经史，故而对人类的历史有着很多常人难以理解的独到洞见。他对五千年前文明与世界的这一见地，是前人所未见、所未言的。父亲的说

法，定会招致反对的声音。可是，现在的知识分子对于人类历史的所知在不断地修正，新的实际证据让远古文明存在的说法越来越真实。须知冰河时期的海平面要低于现在的数百米，在许多所谓大陆架的海岸地带，必然有古文明活动的遗迹。这些遗迹不但被现有的海水所淹没，同时还被大河口带来的泥沙所冲击覆盖，就像中国的河口，较数千年前的河道，早已沧海桑田不知变化多少了，所以现在陆续发现的史前文明，不过是极少数的一部分，还有更多没有发掘出来的遗迹。

对于身边的某些小事，父亲也乐于做一些判断，给别人以指引。当他对某事可行与否做出判断时，一般人却总是不会轻易相信他的说法，而往往是按与父亲说法相反的方向去做。当然，最终撞了“南墙”才证明父亲的看法正确。可见凡事他都有一定预见。这种预见源于经验的积累、学识的广博和眼光的长远，再加上对世事的洞明、人情的练达，这些都是父亲独一无二的人生际遇所造就的，绝非浅薄之流所认为的装神弄鬼的魔法。

“纵横十万里”，乃是对父亲所涉足的空间距离的概说。就可见的行迹而言，父亲足迹所及之处，自然已经不止十万里。而他胸中所含蕴的学问，固然无法做到知无巨细、杂陈万象，但对五湖四海、六合八荒的人事习俗、水土风情，则无不谙熟于胸。

“经纶三大教”这句话，虽说是别人的夸赞之词，放在父亲身上倒也并不夸张。于斌主教生前就曾当面称父亲为“通天教主”，意思是说他通达天下的宗教。父亲不但了彻儒、释、道三教的义理，就是对天主教、基督教、印度教、婆罗门教等各种宗教，也都颇有研究，绝非“三大教”就可以概括的。更难能可贵的是，他并不只是死记硬背各教的教规、特点等，而是能将各教的义理融会贯通，令其彼此互补。甚至对于民间教派的历史渊源、社会背景、教规教义等，亦了然于胸。而且这一评价也只包含了父亲在理上的圆满。更难得的是，父亲不仅明于理，更是能将理运用于实践之中。父亲有极为高深独特的修持功夫，并通过自己的亲身修行，证得理上的实在并非空论，而是真正值得人们践行的不二法门。父亲通过亲身实践，向众人证明，佛法不